

BUILDI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 方星海 著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分析、政策和实践

● 方星海 著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分析、政策和实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分析、政策和实践/方星海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432 - 2223 - 6

I. ①建… II. ①方… III. ①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市-文集 IV. ①F832.7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0676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美术编辑 路 静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分析、政策和实践
方星海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2223 - 6/F · 617
定价 48.00 元

序

自 2005 年 12 月调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以来,我有幸在过去的七年里直接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自始就是一项国家战略。邓小平最先于 1991 年 1 月提出要把上海建成一个“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之后,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郑重宣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把它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长期战略正式确定下来。面对新形势,国务院于 2009 年 4 月发布文件,就 2020 年之前基本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出具体部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上海”两个字,但其确切的含义是中国决定要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放在上海建,服务国家现代化,上海市政府积极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推进各项工作。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上海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此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我在 2006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之间写的,有些发表了,有些没有。通常在位者不言,因为有什么设想可以直接付之于实践。我在过去五年多里担任上海市金融办主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在位者,为何还要“言”?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意义也宏远,其工作也繁重,

诚非一人一个部门所能完成,必呼之于同道,以期形成共识,汇成合力,方可奏效也。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遵循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借鉴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当前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情况和中国经济的特殊国际地位,进行有效的政策创新。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为解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碰到的实际问题而写的。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关系密切。因此本书也收录了我在这两个方面的一些文章。更广一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政府体制、人力资源等也有关系。这些方面我的一些思考也收录在本书中。

为编辑此书,我又认真地通读了每一篇文章,做了个别文字修改,其余则都照原样,哪怕有些观点现在看来已有些偏颇。回看自己的文章,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有些建议不断地说,终于变成了政策,比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境外企业发A股就写入了国务院的文件;建设资金和资产管理中心,则写入了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二是有些设想是我自己提的,也是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经过努力能做成的,却由于工作不到位至今还没有实现。

五年是一届,是一个段落,可以温故,以便更好地知新。感谢市委市政府和“一行三会”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帮助,感谢上海市金融办和金融工委同志们的倾力支持,使得过去七年的工作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段愉快的经历。感谢我太太和家人的关怀和鼓励,使得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气馁。在此也感谢格致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重视,使得本书在短时间之内与读者见面。

方星海

2013年1月

目 录

序 (001)

国内外经济形势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会更好 (003)

中美双赢战略 (007)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几点思考 (011)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提纲挈领式的改革 (015)

美国次贷危机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案例分析 (018)

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 (024)

美国面临的问题 (044)

关于上海经济发展的几点想法 (048)

东方亦西方 (052)

关于明年经济政策的几点思考 (056)

金融监管与市场发展

透视全球交易所购并浪潮 (063)

证券市场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贺 QFII 新规定的颁布 (072)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 (076)

提升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层次 (092)

漫谈中国股市 (097)

关于外国企业发行 A 股 (102)

以创新推动金融与科技结合 有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106)

进一步推进发行市场化改革 (111)

抓住有利机遇, 自主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116)

加快发展集中统一监管之外的金融领域 (120)

论非公众金融的监管 (123)

论地方政府金融办的职能 (128)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外资银行情况调研 (137)

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情况调研 (14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线图探讨 (151)

上海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调研报告 (161)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几点建议 (170)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177)

在“2008 上海资金与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论坛”上的讲话 (181)

上海的目标: 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191)

营造良好金融发展环境,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203)

关于优化我市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和配置的建议 (212)

美国金融危机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 (215)

美国金融危机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影响和机遇 (221)

香港、台湾金融业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借鉴意义 (22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情况汇报（23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当配合好人民币走向国际的步伐（239）
把握机遇，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44）
加快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促进金融机构聚集（252）
抓住时机，尽快推出国际板（254）
“十二五”时期沪港金融市场面临巨大发展机遇（256）
在“沪港经贸合作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58）
区县在金融创新和环境营造上大有可为（261）
打造金融司法优势 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65）

讲话与杂记

与萨默斯共进早餐（271）
在外滩金融牛揭幕仪式上的致辞（278）
新加坡：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出色结合（280）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朱镕基讲话实录》校友座谈会上的发言（293）
金融系统如何实践“公正、包容、责任、诚信”（302）
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开幕式上的演讲（307）
国人财富观之反思（311）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分析、政策和实践

国内外经济形势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会更好*

当前，很多人都在讨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在我看来，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环境。之所以这样判断，有五点理由：

第一，我国的经济体系比以往更加完整。以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整，我们想做许多事情，有很多要素是不具备的。现在这些要素大都具备了。举我熟悉的金融体系的例子，比如大学毕业生创业，以前由于缺少风险投资资金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很难；如今像风险投资基金(VC)、天使资金(angel capital)这类机构不少，只要一个大学生有好的创业项目和雄心壮志，他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资金的支持。再比如，这几年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股权投资基金(PE)发展很快，而

* 本文是作者2010年12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财富与资产管理论坛”上的演讲，后发表在《解放日报》2011年1月13日第十版。

且越来越专业化,一个好的企业想通过 PE 增资和收购兼并发展壮大就比较容易了。又如,以前 PE、VC 投资后通过国内证券市场退出很难,现在有了创业板,马上还会有三板市场,退出渠道畅通了很多。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以前很难做成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这还会产生网络效应,一件事情能做,导致另一件事情也能做,这些事情又会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

第二,我国市场很大,规模效应愈发显著。我国的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巨大市场,这个优势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和我们媲美,欧盟的市场还没有真正统一。以前,我们的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中低端产品上,比如服装、鞋类、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最近,高端产品市场的规模效应也显著体现出来了,比如高档汽车、先进医疗设备、高端制造装备、高档消费品等。高端产品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国内企业向价值链的上端延伸有了内需市场的良好基础,而高端产品市场创造的价值要比中低端市场多。比如吉利汽车,在并购沃尔沃后,它有望利用国内巨大的高端汽车市场短期内发展成为一家世界级的汽车制造商。又比如,我了解的一家由归国留学生在成都创立的生产核磁共振仪(MRI)的公司,由于内需市场的巨大,使得其能迅速达产,降低了单台成本,与同类进口产品相比具备了明显的价格优势。该公司的产品近期内还将出口到国外市场。

第三,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领导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确保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并不成功,导致其经济出现很大问题,比如不久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下的希腊、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说,近 15 年来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是我

们应对今后各种复杂形势的一笔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宏观管理实践和改革开放中，我国积累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拥有专业知识和在实践中历练出来的才干，而且年富力强，他们中的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念更加执着。他们在“十二五”期间将走向更重要的领导岗位。

第四，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全世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看到了中国出色地应对了金融危机，诚心诚意地认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钦佩，这跟以前那种“口服心不服”大为不同。这几年我国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人才都会在中国汇集，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的资源，也给中国参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再造、使其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前面提到的高端产品市场的规模效应使得海外主要厂家无一敢舍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几乎都是它们所在领域全球增长最大的市场。这不仅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也为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避免破坏性的贸易摩擦提供了讨价还价的条件。

第五，我国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方面开始彰显优势。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所谓发展模式讲到底就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就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我国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资产泡沫的危险，有时候这冲击和泡沫危险还非常大，但是政府采取了比较及时的措施，避免了大的动荡，从而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这里的关键是政府采取措施不能为市场利益所掣肘，从而延误时机。就这点而言，美国的体制就存在很大问题，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将要降临，而是商业利益，特别是华尔街的利益，极大地阻止了美

国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就处理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而言,很难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是完美的。这里的关键是执政党既要让民众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又不能使决策完全听凭时髦的民意。新加坡是这个关系处理的最好的国家。在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甚至有些发达的国家,执政党为了选票,迫使政府以巨额负债维持福利开支,最终导致经济不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上述体制优势在全球化深度推进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政府在经济中一些关键点上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说“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追求更快的增长速度。相反,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追求,今年三月份人代会将要通过的“十二五”规划还会调低增长速度目标。这如何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又好又快地发展,我理解就是要在好的基础上,能快则快。因此,确定判断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就非常重要。在确定“好”这个标准的时候,我认为要有一个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利于中国发展成为未来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一流强国这个目标的实现,凡是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好”的发展,就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反之则不然。举一个例子。在上海郊区圈一块地,做一短见的规划,建一批低水平的楼和工厂,这固然也能增加GDP,但却毁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其实是“坏”的发展。倘若我们还没有水平做出有远见的规划,那块地宁可空着,即便GDP增长速度慢一点,也是“好”的发展。

总结起来,“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好了,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但我们要坚持高标准发展经济,在好的基础上追求速度。我国经济过五年又可以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中美双赢战略*

In May Chinese vice premier Wu Yi will travel to Washington D. C. for the latest round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a forum established to discuss long term economic issues, where she will meet with US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Paulson. As the two countries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there seems to be no sign of an agreement on the pace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Chinese yuan, and US protectionism is on the rise.

Yet despite the continued trade frictions, the meeting is actually an opportunity for a deal that would be a win-win opportunity for both countries. China should undertake to open up its securities and capital markets sector along in similar way to the opening of its insurance sector. In return, the US would undertake to curb trade protectionism against China, relax its high-tech product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refrain from

* 原文章名为 A Win-Win Proposition, 发表于 Financial Times, May 14, 2007 under the title of "China's Path to World-Class Capital Markets"。

pressuring China to appreciate the RMB.

The potential for such a compromise was contained in a speech in early March in Shanghai given by Mr. Paulson in which he made a powerful plea for China to open up its capital markets. Since the 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increasingly in providing servic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 particular,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r. Paulson would make such a proposition. Moreover, the frustration he expressed about the lack of foreign competition in certain areas of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is easily understood.

Although China's securities sector has strictly followed the opening process mandated by China's WTO entry agreement, it remains exceedingly closed to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is harder to enter than banking and insurance. For example, no single foreign majority owned securities firm or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exists in China. The amount of securities business done by all the five joint venture securities firms established since China's WTO entry is still negligible.

Almost out of desperation, two foreign firms paid large sums of money to engineer joint venture securities firms in which they obtain management control but only a minority equity stake less than 33%. These two joint ventures seem to be doing fine right now, but are actually fraught with potential problems stemm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partner making a 100%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firm only shares one third of the economics. Despite potential problems, this model of a minority stake with management control is something foreign firms fought tooth and nail to get into because of the scale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securities sector actually needs more for-

eign competition, which would spur additional necessary reforms and help ensure rapid growth of the sector. The current booming stock market in China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sign that deep-rooted problems have all been successfully resolved.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certainly protects the interest of the existing players, but definitely doesn'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millions of companies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investors.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ectors that opened up have all flourished in China, these including cars, home electronics, and retailing.

As a result, capital markets reform could be the basis for a dea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upcoming SED meeting. China would: (1) raise the present 33% limit on foreign ownership in joint venture securities firms to allow 50-50 joint ventures, just like the arrangement in joint venture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2) allow foreign majority ownership in joint venture fund management companies, also just like the arrangement in joint venture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ies; (3) remove the restriction that the domestic partner in a joint venture securities firm has to be an existing securities firm, again as in insurance joint ventures; (4) grant joint venture securities firms a full license instead of the present license allowing essentially only underwriting; (5) lift the ban on foreign companies taking minority stakes in existing securities firms.

The timing of the above steps can be negotiated along with other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commitments from the US side. But a clearly stated time-table for opening up is preferable. Again, foreign competition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s sector should be gradually ratcheted up, much like in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sectors. After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non-tradable share reform, a world-class capital